

下

一片可以冒险的荒原，一位需要拯救的美人，
一个关于英雄的梦和一把锐不可当的剑。



杨永峰

著

战神卫青

将军成长实录 · 一曲英雄赞歌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下



杨永峰

著

战神卫青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目
录

第六章 龙城飞将

1. 上谷战火 / 001
2. 利剑出鞘 / 012
3. 荡平龙城 / 021
4. 英雄归来 / 031
5. 霍去病初论兵 / 039
6. 卫氏皇后 / 045

第七章 城彼朔方

1. 美人倾城 / 054
2. 血仍未冷 / 063
3. 战祸再起 / 072
4. 攻占高阙 / 080
5. 鼎定河朔 / 090
6. 血染沙场 / 097
7. 横扫千军 / 104
8. 城彼朔方 / 112

第八章 汉大将军

1. 伊稚斜自立 / 119
2. 朔方五原 / 127
3. 代郡陷落 / 135
4. 旌旗十万 / 140
5. 匈奴右部 / 148
6. 汉大将军 / 156

第九章 血荐轩辕

1. 三子封侯 / 163
2. 君子仁心 / 171
3. 秋收冬藏 / 179
4. 淮南王谋逆 / 186
5. 王庭北迁 / 195
6. 以正合，以奇胜 / 204
7. 勇冠三军 / 212

第十章 放马休屠泽

1. 锦衣夜行 / 225
2. 何以家为 / 233
3. 放马休屠泽 / 240
4. 赵信城 / 247
5. 浑邪王归降 / 255
6. 剑指漠北 / 262

第十一章 一览众山

1. 横绝大漠 / 269
2. 决战时刻 / 276
3. 封狼居胥 / 285
4. 和光同尘 / 292
5. 乘桴浮于海 / 297
6. 日落西山 / 306
7. 千古仲卿 / 313

尾 声 / 322

第六章 龙城飞将

1. 上谷战火

皇帝在上林苑的苦心经营初见成效，汉军整体战力得到了空前加强。

边关不时传来匈奴入寇的消息，皇帝采纳了卫青的建议，不再将消息封锁，而是大张旗鼓地招摇过市。

屡屡战败，让汉朝的男人们脸上挂不住了，同胞罹难，难免悲痛，一种悲壮而又决不屈服的思潮在民间弥漫开来。卫青估计得没错，大汉男儿立志反抗匈奴入侵的情绪日益高涨，不断积蓄，民间求战的欲望逐步加强，皇帝也在为全面开战做最后的准备。

元光六年（公元前 129 年），朝廷开始征收车船税，凡非官吏、三老、戍边将士者，所有轺车一辆需纳税一百二十钱，商用车一辆纳税二百四十钱，船五丈以上，一条纳税一百二十钱。轺车即为马车，寻常人家很少有马匹，有也是重要的生产资料，舍不得用来驾车乘坐，因此，轺车税主要针对商人和贵族。

果然，此令一出，国家财力大增。同年，大农令郑当时上书，道：“当下府库充足，国力强盛，宜兴修水利。函谷以东的大片肥沃良田，出产丰富，若能从渭水开辟一条运河，下连到黄河，水路取直道，将会使得粮食

运输更加方便。运河经过的地方，一万多顷良田也能得到灌溉，成为高产水田，迁关中人口稠密，三年便可丰产，此利国利民之举。”

皇帝依言准奏。

开春，郑当时便率数万众夜以继日地兴修漕渠。三年后，四百余里长的运河修成，关中产粮区的粮食很容易就运抵了京城，京城粮价大跌，长安府库积谷万石，腐不能食，无奈只好用大车运到渭水倾倒。

建元初年就开始实行的马政如今也大有成效，上林苑的御马苑中，经过改良的健壮战马多达数万匹，寻常马匹更是数不胜数，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，这是无数汉人的梦想，如今，这一梦想近在咫尺。

国家如此富足，外患却从未停止。就在同一年，匈奴铁骑数万南侵，攻占汉之上谷郡，杀郡守，掳走民众数千人，放火烧了城池。

卫青率建章健儿三千，星夜兼程，赶到上谷，留下的只有残垣断壁，所到之处满目疮痍，汉军将士无不咬牙切齿。

卫青下令收拢生者，救治伤者，掩埋尸体。汉军历时几天几夜才扑灭大火，上谷原本繁华的城镇几乎成为废墟，民宅尽毁，尸横遍野。

陆续有四周郡县的吏民赶来帮忙，众人无不对匈奴的丧心病狂咬牙切齿。卫青站在废墟前，久久不能言语。自古刀兵无眼，两军对战之时，为了战胜敌人，双方都会无所不用其极，但是，如此大规模地屠杀平民，实属罕见。

民众之中自愿应征入伍者如云，卫青甚感欣慰，安排人手登记造册。他们牵出家中仅有的马匹，拿出农具改制的兵器，自备干粮，跟随卫青入京。

来时的三千健儿，回去时已经扩大到了六七千人。他们满怀对匈奴的仇恨，立志要以鲜血来复仇。

匈奴血洗上谷，杀掠吏民，放火焚城，朝野震动。

未央宫，皇帝震怒，拔剑劈向案几，案几一角立时断裂，皇帝道：“匈奴欺人太甚，今后公卿大臣再有敢提和亲者，如同此案。”

文武大臣鸦雀无声。

皇帝对丞相平棘侯薛泽道：“丞相为百官之首，你来说说，当下我们应该如何？”

薛泽战战兢兢：“陛下，臣以为匈奴猖獗，不得不施以教训，但是眼下建章新军初成，未经实战，出兵之事还是从长计议为好。”

皇帝愤怒：“简直一派胡言，敌人如此猖狂，丞相居然要朕从长计议！”

武将中，李广出列：“陛下，自古兵家之事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匈奴既然来袭，我汉军也要出击，杀敌乃是军人之本分，请陛下调拨骑兵三万，臣将杀出塞外，痛击匈奴。”

“李将军所言甚得朕心，汉军将领如果各个如你，朕也不至于如此发愁。你说的骑兵，朕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朕的上林苑中战马无数，朕的羽林健儿等的就是这一天。”

韩安国腿伤痊愈，时任中尉，统领北军，出列道：“陛下，匈奴反复无常，凶残无道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，是到了必须要予以严惩的时候了。臣所领北军军备充足，可供陛下驱使。”

“好，好啊！连老成持重、曾经力主和亲的韩安国如今都支持对匈奴动武了，满朝文武还有谁要反对吗？”

众臣鸦雀无声。

皇帝继续道：“朕意已决，对匈奴开战。这件事今后就是我大汉的重中之重，朝廷上下，各个机构，所有官吏都要为这个目标服务，若有行事不利、推三阻四者，朕决不轻饶。退朝之后，百官在所属府衙待命，朕会对出兵匈奴的人事做出安排。将作大匠及所属考工室令、左弋令和若卢令等人，从即日起加大兵器生产力度，朕将拨专门款项用于扩大工坊场地、人员等用。”

相关官员称诺领命，皇帝接着说道：“还有一事，朕决定以太中大夫卫青为车骑将军，郎中令李广为骠骑将军，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，郎官公孙敖为骑将军。”

众臣闻言，一时间面面相觑，忍不住窃窃私语起来。皇帝觉察到异常，大声道：“众卿可有异议，但请言之无妨。”

一时间数人出列，老臣汲黯道：“老臣有一言，还望陛下三思！臣以

为，自古贵贱有别，陛下今日以奴隶出身的卫青为将统兵出征，军中多有贵戚功臣之后，这实在是会寒了宗室、大臣们的心啊！”

皇帝道：“卫青在朕身边多年，朕的羽林骑郎也和卫青一起驰骋上林苑多年，朕对他们再了解不过。十年磨一剑，卫青就是朕的这把剑，朕等他出鞘已经等了十年了，今日不用卫青，朕觉得无人可用。”

“陛下，请恕臣斗胆，卫青有无大才臣等不知，臣等只知道如果奴隶都能统兵，那日后家世爵位又有什么意义？”

皇帝脸色沉了下来，高声道：“昔日高祖皇帝以一亭长身份起兵，后有天下；萧何、曹参不过乡间小吏；樊哙、韩信等也尽是卑微小民；随高祖起义后，纵横天下，立下不世之功。就是卿等之父祖辈，难道也全是天生贵胄？天下之人，皆为朕之子民，有才使用之，何必拘于出身家世？今日朕任卫青为车骑将军，就是认定他有统军之才。你若若有卫青熟谙兵法、弓马娴熟，朕也可以派你们去领兵出击匈奴。”

众臣霎时间鸦雀无声，战战兢兢，无人敢答话。

皇帝宽大的袍袖一甩，恼怒之色溢于言表：“来啊，有谁认为自己有本事，站出来，朕也给他一万军马，也去给朕打匈奴。”见无人应答，皇帝继续道：“没这个本事还是没这个胆子？”

皇帝发怒，出列的三人在威势之下不由得双股战栗，伏地不起。一时间，朝堂之上又陷入鸦雀无声的状态。

许久，皇帝大喝一声：“退朝！”转身离去。

翌日早朝。

大殿之内，众臣低头不语。皇帝行事原本就不同于先帝，自从亲政之后更是独断专行。皇帝召集，多是诏命，很少有事能让他们讨论。虽然心里都在嘀咕，但谁也不敢言语。

卫青和公孙敖不过是皇帝近侍，军中毫无威望，一旦任军职，起步便是将军，尤其是公孙敖，眼下才是郎官身份。李广有些不悦，却也不便发作。

皇帝本对李广寄予厚望，李广之名，不但在汉军中极具感召力，同时

也响彻匈奴。公孙贺乃名将之后，为人谨慎，从军多年，行军打仗也颇有章法。这两人都不是大问题，唯有卫青和公孙敖，皇帝未免心中忐忑，卫青之能，凡知者无不佩服，然有赵括纸上谈兵的典故在，皇帝还是不敢掉以轻心。这些年，公孙敖和卫青形影不离，耳濡目染之下也颇有大将风范，但是，说一千道一万，他们毕竟是第一次带领正规军进行大规模作战，皇帝虽然有心，最终还是不放心卫青统领全局，于是决定不设主将。

皇帝道：“此次出兵，朕不设中军主将，四将各自为战，互不隶属，互不节制，各领一万军骑。”

皇帝转身指着地图，接着说道：“卫青出上谷，李广出雁门，公孙贺出云中，公孙敖出代郡，越过长城，去寻找匈奴。朕不给你们设作战目标，也不定行军路线，一切以领军将领个人意愿为准，去匈奴人的草原大漠，找到他们，狠狠予以打击。朕在长安，等待你们杀敌立功的消息。”

四将拱手高声道：“诺！”

一诺千金！不必有更多的言语，只需用行动证明。

皇帝继续安排：“今日起，丞相府及属官暂停一切其他活动，连同大农令一起筹备大军出战所需粮草，务必足额拨付。”

薛泽行礼道：“诺！”

眼下国库富足，粮食堆成了山，大军粮草丝毫没有压力。

“中尉韩安国调拨南北军各一万，交付公孙贺、公孙敖二位将军。南北军是我汉军精锐，全部来自于羽林骑，都是建章宫监卫青领众校尉训练出来的，朕甚是放心！”

“诺！”

“我羽林新军操练已有些时日，累积所成者也不过三五万，已陆续调往南北军，李广是老将，在我汉军中威望卓著，朕对你寄予厚望，所以朕给你期门儿郎三千，再从北军中调拨七千，共一万军骑。全军明日开拔，奔赴边关。”

李广有些犹豫，顿了顿道：“陛下，臣有话要说！”

皇帝的部署被李广打断，有些不悦，但面上平静如旧：“说！”

“臣在边关领兵多年，和那些个老兵们在一起惯了，所以恳请陛下将

臣先前麾下的那些老兵拨来，这些人臣用着最顺手。”

期门军，全部来自陇西、北地两郡的良家子弟，是精选的善骑射之士。而边关戍卒，多为徭役，或一年或三年，素质参差不齐，和新军不可同日而语。但见李广如此坚持，皇帝只好顺其意：“朕准骠骑将军所奏。但是，此次出战，全部是骑兵，边关军士多为步卒，所以，朕特命骠骑将军从边关戍卒中选能骑射者五千人，和南北军新军的五千人合在一处，归骠骑将军麾下。”

李广也不再坚持，答诺领命。李广此举，意在显示其对所谓新军的不屑，这支由骑奴主导训练的新军，在李广眼中犹如哗众取宠的小丑一般。对于卫青，李广更是不屑一顾。奴隶之人，巧言令色，曲意奉承，不过奸佞小人而已，如今和他飞将军平起平坐，李广心中实在不忿。

“车骑将军卫青，率麾下建章羽林三千人，从南军调拨七千人，开赴上谷。”

按照皇帝的本意，四人兵力相当，兵源也完全一样，如今李广有意如此，其实也不过是大同小异，边关戍卒中确有饱战之士，战力极强，不在新军之下。

除了兵士，四位将军所属将校配备各不相同，李广还是他的老一套，所选校尉均是多年的老部下，卫青则配备了郭昌、荀彘、张次公、苏建等人，他们都是卫青的老相识，用起来顺手。公孙贺、公孙敖二人也选了精干的校尉。

此次出征，皇帝并没有调用郡国军队，一来，皇帝抱定首战必胜的决心，出动了最为精锐的汉军；二来，除了李广，其他人都是初次对战匈奴，领郡国之兵如若失败，必然天下震动。

一切安排妥当，皇帝宫中赐宴。宴罢，卫青前去卫夫人宫中辞行。

“十年等待，终于等到今日，弟弟毕生所学，终于有机会施展一番。”

“有这个机会全是仰仗皇帝信任，说来也是因为姐姐。”

卫夫人莞尔一笑：“弟弟此言差矣，陛下是什么样的人？陛下乃旷古罕见的一代明君，岂能因裙带关系而用人？陛下慧眼看重弟弟，全因弟弟

之才华为人，反而姐姐久居深宫，无家势可依靠，更要仰仗你多一些。”

“姐姐言重了！”

“你我至亲骨肉，不说这些场面话了。弟弟此去姐姐虽然高兴，但刀兵无眼，战场之上瞬息万变，姐姐也未免担忧。”

“姐姐放心，此役弟弟期待已久，同时也做足了准备，军人血洒战场，马革裹尸何所惧哉？”

正说话间，皇帝的宣旨宦官已到，宣卫青宣室殿面君。宣室殿乃未央宫正殿，皇帝平日并不多用，只有在祭祀等重要日子里才在此召见重臣。

卫青入殿，皇帝也不客套，道：“卫青啊！朕等这天等太久了，相信你也早已跃跃欲试，所以朕今天特意嘱咐你几句。”

卫青拱手行礼道：“卫青谢陛下信任。”

皇帝接着道：“此次出征，你责任重大。你看朝中那些老将们，一个个畏敌如虎，也就只有李广、韩安国可用。李广骁勇，但数十年来和匈奴你来我往，已经形成了惯势，很难有突破；而韩安国，人虽有大才，却太过于谨慎，难免畏首畏尾，很难打出朕所需要的气势；公孙贺、公孙敖年轻，也是缺乏历练，所以，虽是四路人马，在朕眼中，只有你卫青一人。”

“陛下厚爱，臣一定不负期望！”

“卫青，朕将这一万骑兵交给你了，朕只有一个要求，朕要求你此战必胜，能做到吗？”皇帝眸光深沉似水，但掩不住内心的希冀。

“诺！”

皇帝转身，取过案上的宝剑，剑出鞘，锋芒毕露，皇帝凝视着剑身，摩挲许久，才将宝剑给了卫青，道：“卫青，带上朕的宝剑，朕恨不能纵横草原大漠，冲锋杀敌，就让朕的这柄宝剑随你一起出征，痛饮匈奴之血。你持此剑杀敌，就如同朕亲临战场一般。”

卫青接过宝剑，长揖称诺。

卫青回到家中，已经是华灯初上。

曹璇本在内室，听到卫青归来，便迎了出来，娇嗔道：“你怎么才回家？妾等夫君都等了一个时辰了。”曹璇初为人妇，原本的青涩中多了几

分少妇风韵，越发显得秀丽迷人，灯火映照之下，如粉雕玉琢，美艳不可方物。

卫青心中一动，拉着曹璇的手，一起步入内室，边走边道：“璇儿久等了！宫中有事，所以来迟了。”

曹璇有些不乐意了：“你的那些军国大事，我可没兴趣了解，倒是我炖了汤，你先尝尝。”

卫青端起碗，有些惆怅：“为夫明日便要领军出征了。”

曹璇一时间不知所措。男儿从军行，千里征程，杀敌取功名，这是何等的畅快淋漓，但是，对于家中留守苦苦盼归来的父母妻儿来说，“出征”不亚于晴天霹雳，虽然前两日已有心理准备，但是离别在即，心中却有说不出的苦楚。

卫青抚着曹璇单薄的肩头，轻轻将她拥入怀中，道：“璇儿听话，多少年来，我苦苦等待的就是这一天，如今有机会一展夙愿，心中高兴。只是委屈璇儿了，要你为我担惊受怕。”

曹璇紧紧搂着夫君，低声喃喃道：“璇儿愿意等夫君回来。”

历经千辛万苦才拥有的幸福，自然非比寻常，夫妻二人说不尽的体己话，直到夜深了才迷迷糊糊地睡去。

“家”是战士的牵挂，也是为之拼命的理由所在，为了家，男儿可以流血牺牲，这个理由远比“国”更有现实意义。

翌日一早，卫青整装出门，曹璇送到大门外，二人免不了又要依依惜别一番。待到军士催促，卫青这才策马而去。卫青的注意力全在军务和妻子的身上，全然没有注意到街转角静立的那一袭白衣。

“公主，咱们……”一旁的侍女欲言又止。

平阳公主挥挥手，并没有答话，她自有很多话要对卫青说，只是又不知从何说起，只好默默目送卫青远去。

“咱们走吧！”卫青走远后，良久，平阳公主转身回到车中，对侍女吩咐道。

世间之事，不如意十之八九，贵为长公主的她，天生丽质，富贵雍容，却也会为儿女情事所羁绊。

长安城西郊的驰道之上，皇帝一身戎装，置酒为出征的健儿送行。

三军士气高昂，皇帝心中大慰，端过酒碗，大声道：“朕，今日代表千万大汉臣民，为出征将士壮行。饮尽此杯，此战必胜。”

说完一饮而尽，高呼：“汉军威武！”全军雷动，一时间声震云霄，众将士饱含热泪。大军依次在皇帝面前走过，沿驰道朝西北方向而去。

卫青所部最后一个通过皇帝的检阅。卫青的目标在上谷，正是引发此次讨伐行动的地方，最为接近匈奴大本营的地方。

卫青驻马行礼，皇帝举目望去，四目相对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拨马，向西北而去，留下一个永恒的背影。

目送大军消失在长安驰道尽头，刘彻忍不住有些不安，面对一个未知的世界，他们到底会走向何方？谁也不能回答。

卫青率领大军先到北地郡，稍作休整，继续北上到达上郡，最后穿过雁门郡辖区，抵达此次出征的大营——上谷。

此次出征的四位将军均不从长安携带粮秣辎重，而是在出关之前，就地征集粮草。汉军以往作战，总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，随行锅灶齐备，炊具齐全，甚至有专门的伙头军。如今草原战场，和先前的环境大不相同，辎重车辆确实不便快速行军作战，骑兵在草原行军，一日行进三百里是常事。

李广所部最有经验，行军安营扎寨所需物品一应俱全，骑兵携带三天的面饼和饭团作为行军干粮，至于草料，李广认为塞外处处是牧场，不在考虑之列；公孙贺一丝不苟，按往常习惯携带锅灶粮草；卫青和公孙敖所部做了太量的锅盔面饼，所不同的是每个骑士还随身携带了不少稻谷，作为战马的精料，卫青还吩咐各营，每个人都准备一只超大的水囊，装满清水。

更为奇怪的是，卫青压根儿没有准备宿营所需的营帐和木桩，只带了几顶简单的行军帐篷。

李广闻之，嗤之以鼻，对儿子李敢道：“卫青小儿，懂什么行军作战，塞外处处是野草，用得着给战马预备精料吗？草原上到处是河流、清泉，

还用得着背那么多水囊？简直是笑话。他不带营帐，如何在草原安营扎寨？没有营寨，匈奴人攻来，如何抵挡？这样的人领军，实在是徒增笑料。”手下的校尉也全都哄堂大笑。

更让大家纳闷的是，卫青所部的装备也大有不同。他们将汉军的标准武器配置——长戟弃之不用，全员装备弓箭和弩箭，近战武器只携带汉剑或者环首刀。

李广谓左右道：“卫青小儿，整出这么多的事来，我汉军作战，历来都是刀枪剑戟，能开重弓和匈奴对射的人毕竟是少数，他卫青弃戟不用，看他怎么对付马背上的匈奴人！匈奴弯刀，可不是吃素的。”

李敢道：“父亲，其实以环首刀对付弯刀也未尝不可。”

“黄口小儿，你懂什么，一寸长一寸强，环首刀哪里有长戟顺手，我们且看他卫青如何收场。”

汉军四路出击，根本不可能做到保密，所以索性大张旗鼓地前进，匈奴方面很快就得到了消息。

匈奴王庭，军臣单于和一千重臣正在听取探子的汇报。

探子道：“汉军此次共派出四万骑兵，分四路越过长城，进入我大匈奴境内，白羊王、娄烦王所部斥候已经探查汉军行军迹象，前来报大单于。”

军臣单于哈哈大笑：“好啊，好啊！汉人竟然也敢越过长城，进入草原？那太好了，正好一窝端掉，省得我们打到他们门上去。”

众将也是喜形于色，右大将是军臣单于同父异母的弟弟，年轻气盛，说道：“大单于说得太好了，正发愁汉军不来，送上门来的肥肉，一定要一口吃掉。”

众人摩拳擦掌，纷纷表态，要求领兵出战，在他们看来，汉人不过是待宰的羔羊，而领兵出战是一个美差。只有一人，面色沉重，沉默不语，此人正是汉奸中行说。

军臣单于注意到了中行说，示意他说话，中行说道：“大单于，老奴得知汉军来攻，也笑他们不自量力，但大家注意到了没有，此次汉军出动

的都是骑兵，是骑兵啊！区区汉朝，在不知不觉中竟然也有了四万骑兵，这点大单于不能轻视啊！”

左大将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：“胡扯，汉人骑在马上，那也能叫作骑兵吗？再说了，他汉朝有四万骑兵，我大匈奴能骑射者何止四十万啊！”

中行说毫不理会，继续对大单于说道：“无论是不是能熟练骑射，这四万军骑可都是实打实的骑兵啊，汉军历来缺马，从大单于打右北平、雁门、北地的时候算起，汉人只用了短短的三年，便有了四万骑兵，实在是可怕！反观我大匈奴，虽称控弦之士三十万，而真正能纵横草原的青壮，也不过十来万。汉人地域之广袤，人口之众多，非我等所能想象，汉军只要开窍了，很快就会补充足够的兵源，与其到时候被动，不如现在乘机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，所以此战大单于一定不能大意，须谨慎应对。”

“这阉货胡说！”众人一片叫骂声，军臣单于捻须沉思不语。

左谷蠡王伊稚斜起身道：“中行说言之有理，汉人狡猾，不可小觑。此次汉军动静不小，咱们的老对手李广领军一万人，还有公孙贺，是当年上谷郡守公孙浑邪之子，公孙浑邪老儿就是个不好对付的，如今他的儿子也是汉军中的厉害人物。”

军臣单于沉吟道：“哦？除了李广和公孙贺，另外两路人马谁人领军？”

伊稚斜道：“另外两人是叫卫青和公孙敖的，都是汉军中的新人，尚未有名头。但是，汉皇既然能用他们，两人必然有过人之处，大单于确实不能掉以轻心啊！”

左谷蠡王勾结中行说，图谋单于大位久矣，处处处心积虑，这几年下来在匈奴上层中威望大增，在以实力说话的匈奴人中分量自然不小。果然，其他人不敢再言语。

军臣单于道：“左谷蠡王可知这两人是什么来历？”

“卫青是汉朝皇帝一个小妾的弟弟，汉皇宠爱这个女人，就重用了她的弟弟，而公孙敖与卫青是好友，据说当年救过卫青的性命。”

伊稚斜在中行说的建议下非常注重情报搜集工作，在汉地收买了不少间谍，对汉朝的情况知道不少。

军臣单于闻言大笑：“哈哈，我当是什么人，原来是汉朝皇帝的小舅

子，这种靠着女人的裤腰带爬上去的人，何足挂齿！说不定汉军也瞧不起他呢！既然其他两路不足为虑，那我们只需做好准备对付李广、公孙贺即可，其他人就留给白羊王和娄烦王吧！”

伊稚斜道：“大单于圣明！儿子以为，此次不光要迎头痛击汉军，还要给汉朝皇帝一个狠狠的教训，让他以后不敢轻易动兵戈，儿子建议，大单于尽起精兵，越过长城，直逼长安。”

底下一片赞同附和之声。

军臣单于大手一挥：“来日方长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，各部去准备，迎击敌人。”

迫于单于的威势，众人不敢再言。这是中行说的谋划，中行说熟悉汉宫，更懂得宫廷斗争的权术计谋，中原大地上的政治斗争和宫廷阴谋，匈奴人何曾见识过？所以中行说略施小计，伊稚斜便在匈奴人心中牢牢树立起英雄和圣主的形象。

李广出雁门，军臣单于率本部精兵两万人离开王庭南下，直奔云中、雁门而来。

大战一触即发。

2.利剑出鞘

卫青部悄然离开上谷，径直向北而去，进入东胡控制区。东胡由三大部落组成，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，但各自有着势力范围。东胡三部南面和汉朝接壤，东邻强悍的匈奴，日子也不好到哪儿去。汉朝自保不暇，历年来一直安守边境，双方倒也相安无事。匈奴人强悍勇武，东胡不敢招惹，但东胡也是游牧部落，为了生存，争夺草场也在情理当中，所以东胡和匈奴，时有摩擦发生。

近年来，匈奴愈加强大，东胡人迫于武力，对匈奴俯首称臣，但对于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国土，东胡人寸步不让。东胡不似汉朝富庶，在汉匈对抗的背景下，匈奴人小心地避免和东胡人发生大规模冲突。在东胡和匈奴

的接壤处，双方都没有常驻军队，所以，沿着上郡城直直向北方的狭长地带，是一片真空地带。从上谷往北，越过长城，就是一片浩瀚无垠的大沙漠，匈奴和东胡均不设防还有一个原因，他们认为汉军没有能力越过沙漠作战。其实不要说匈奴，就连常年和匈奴打仗的汉军名将李广、程不识等也认为穿越沙漠是徒劳之举，每次行军唯恐避之不及。

卫青正是利用这一点选择的行军路线。既然所有人都认为此路不通，那穿越沙漠，自然无人觉察。

此次出征，是真正意义上的首战，大汉帝国对侵略者宣示反击就此开始。卫青知道皇帝的心意，所以他将目标定在了匈奴腹地——圣地龙城。

龙城，是匈奴的祭天之处，位于今天蒙古国鄂尔浑河西侧的和硕柴达木湖附近。匈奴是一个游牧民族，平日里居无定所，四处游牧，只有在特定的时间里，才有机会聚集到一起，祭祀祖先和神灵。所以，龙城是匈奴人心目中的圣地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所在。要达成皇帝震慑强敌、对外宣战的目的，再没有其他地方比龙城更加合适。

这是一个晴朗的夜，繁星满天，大军悄无声息地穿过长城。

卫青麾下的一万军骑分成三部分，他自领五千人居前，苏建和张次公各领两千人分居左右两侧，和主将拉开有两三里的距离，一旦行踪暴露，大军左右皆可呼应，互为犄角之势。为防后背受袭，荀彘和郭昌领一千人断后。

卫青的计划大胆，超出了汉军以往的思维方式，他料定，非但匈奴人不会察觉，就连汉军也被蒙在鼓里。全军不派斥候来往侦查，而是全速前进，直指北方，军士中多有不解之人，询问领兵校尉，校尉统一口径，以保密为由，严禁私自议论。

其实不光普通军士，就连校尉们也不知道此行的目的地。

卫青骑马驰骋在队伍的最前面，一道道军令传达下去。全军以急行军的速度前进。待到天光放亮之时，原来脚下丰美的草原已经变成了戈壁滩，这里，就是沙漠的边缘地带。成片的胡杨林，在晨光下散发出令人震撼的色彩，正是金秋最美的时节。